

第十七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北辙南辕

李吉冬

（精仪学院 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 2018 级硕士生）

生命，一次又一次轻薄过，轻狂而不知疲倦。

——题记

### 前 言

今年七月的时候，适逢本科毕业，仓促的结束和告别令我难以平静。离开校园的第一天，终于下定决心出发，骑车去走一趟G318川藏线，去见证这些年一直魂牵梦萦的朝圣路，也为这四年的求索历程画上一个颇有深意的句点。一路砥砺，风霜雨雪，刻进身体和灵魂。思绪万千，难以忘怀，著文以纪。

### 一、离 别

清晨醒来的时候，环室萧然如荒野。

抬起前夜压在酒桌上如今陷在床第中的沉重头颅，七月斑驳的阳光刚好开始落进窗台。还没来得及收好的行李慌乱地欹斜在门口，沉睡的同窗横躺在梦里。万向轮在门外喧哗着，一如初来时的奔忙模样。

四年过尽，如今我已不再属于这里。

迷雾从六月第一场大雨中开始弥散，朦胧的水气里朦胧的声音和身影在呼唤着我，安魂曲般的节拍轰鸣在脑海里，所有的指引仿佛来

自前生或是未来。一千多个日夜的星夜轮回和徘徊兜转匆忙而无礼地从宿舍楼前的马路上轧过，在我低头忙碌营建生活架构的时候不言一语地预谋了所有的残忍别离，许下来年南枝再折的空头契约。

水龙头里的液体清冷并带着管壁些许的余温，残留的混沌追随着打转的肥皂沫一去不回。

大概在半梦半醒之间，想起了昨夜约定却未能兑现的宿醉。

平日里尽所能营造的文雅端庄和绅士风度，在一夜之间崩塌如洪水决堤。所有白日里镜头前挤出的洒脱欢笑都在酒精的冲刷下如铄金般瓦解，前尘往事和未卜前程在觥筹交错中向心脏轮番侵袭。泪花在一如平常的嬉笑怒骂里落进碗杓落进杯盏落进酒馆的青石砖，在失去记忆之前泛起泡沫溅起悲欢溷湿往昔不复返。

那样的酩酊，那样的衔觞达旦，那样的不羁和狂狷，一切的倥偬甚至失态在这迷离的七月上都被贴心地特赦和恩许。所有人都清楚这一夜之后再会注定山长水远，一切的缱绻和流连稍纵即逝，就像辛德瑞拉的南瓜车和水晶鞋。

四年，人生中几乎最明媚最绮丽最千金不换的四年。午夜钟声敲响，岁月如酒瓶从桌上跌落，趁着麻木骤然碎裂。四年前所有人背负着青春年华里的壮阔理想逆流而上找寻到这里栖息，如今历尽五味杂陈格致术业道理，梦醒之后，便是归期。

擦拭完满屋的混乱，日上不觉已三杆。和朝夕相处的伙计们互道珍重，不忍回头地拎起沉重的驮包，跳上计程车追赶飞往机场的地下铁。想起刚还到图书馆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还剩下大半本未有读完，《达摩流浪者》还躺在书目计划清单，不觉为这几月兵荒马乱的生活赧笑莞尔。

不管怎样，离开上一站安逸的避风港，我再一次回到了路上。耳机里痛仰乐队还在呼喊着“一直往南方开”，黑暗在地铁隧道里荡漾着，

回波铺陈如沧海。

## 二、流 浪

九点，山城华灯初上。

经停江北国际机场的藏航客机在夜雾掩护下停落在航站楼前，38摄氏度的闷热伴随着舱门开启而涌入血管。魔幻之都的轻轨穿梭在高低起伏的钢铁丛林，长江在50楼的青旅窗外静静地流走。

这样率真地拎起行李然后义无反顾地离开看似平静没有死亡危险的庇护所，不敢回头地扎进山南水北的云雾沟壑里去，是一年又一年堆积起来的不切实际的梦。印度洋和亚欧地块不舍昼夜地在藏南和川西耳鬓厮磨，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震断裂带在公路上拦下一道道带铁蒺藜的篱笆。脱缰的洪水从五月奔流到七月，千吨的卸砑车镇着风雨里飘摇的钢架桥梁。雨季的天府之国，豪雨泛滥如梦泽。理应细雨骑驴入剑门，却只得只身溯游过华蓥。曲折迂回，梦里将见未见的锦官城却只是匆匆擦肩的中转和伊始。

四年前告别义务教育的时候，拜读过某君洋洋洒洒的青春习作。大段的文字里铺陈了对西藏的向往，转经筒和风马旗在几千里之外那样沉默不语又热情炽烈地呼唤着我的灵魂。那部长文的署名是《青春的末尾之火车与远行》，在藏地腾起浓烟呼啸而过的绿皮车该是少年心中将暮夏送入深秋的最好终笔。

站在沙坪坝车站前看着由渝入蜀的火车一列列划过时，川藏骑行的黄粱大梦终究要在彻底的放纵和跋涉中照进现实。而关于路上所有希冀和期望得偿所愿的事情，直到离开成都的最后一个清晨，留在脑海里的还只有空白。

那样渴望挣脱和流浪，即使故乡在身后不舍地呢喃。他们照看着这个羸弱的身躯从襁褓到蹒跚学步到牙牙学语再到挣扎着求学和成人，

目送着呵护着生怕拦路的凶灵失手将这个孩子带走。可是再多关于远方和苦难的畏缩裹覆，瘦弱的孩童终究要穿过风浪去懂得流离和生死的样子。

副高北移，川蜀的雨季敛起锋芒。借着难得熹微的晨光西出蓉城，向前走，不回头。

### 三、活着

当我捂着震颤的胸口爬上新都桥山顶的天葬台的时候，眼前是满目苍绿的塔公草原。片刻前饭毕的巨型秃鹫成群结队地在头顶盘旋着，写满六字箴言的经幡如彩虹落满山野。

我静静地站在水泥台边出神，血污和无需言释的粉灰盛满眼眶。拆骨的斧头躺在角落里望着我，大概为这身尚且鲜活却沾满浊尘的灵魂而嗤之以鼻。

那些由这里度入天国的故人，你们找到自己的归宿了吗。

山腰新建的寺庙旁歇脚，驻足环望，满山的佛祠和藏式民居一如身旁绚丽的紫菀丛，鳞次栉比似佛城色达。活佛在山下的寓所里闭关求索，身着红衣的僧侣一如既往地捻着佛珠不疾不徐地奔波，所有人的生活那样沉稳而平和。

每日重复的告别随着草原上的阴晴冷雨循环回放，神圣的鸢鸟盘桓得不羁而自由。那些有幸参与这项仪式的信徒已在生前为这份荣光顶礼膜拜，他们拥有同侪所歆羨和肃敬的高洁灵魂。疲惫的肉身历经人世的万般曲折苦辣酸甜之后停息在这水草广袤的康巴草原，纵然没有直接拥抱土地，借由饥渴的尖喙消弭在碧蓝的云空，埋葬在无边无际无所缰轭的广阔世界里，亦是赤条条如风般来去。

除了离开前能载满这群生灵的感激和欢鸣，这一生倥偬和跋涉之后，还奢求什么贵重的物件可以带走。

“Ashes to ashes, and dust to dust.”第一次翻读圣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也是这句话。

你来自尘土，也必将归于尘土。我们那样幸运地降生在这个冷暖斑驳色调纷繁的世界，从幼稚到成熟到衰老和病殁，食遍五谷草兽，阅尽山海江河，一切无机无意识无生命的杂物在有限有智慧的空间里巧夺天工地构画堆叠，终得有血有肉有骨有灵魂。得益于旅途各异擷获有别，我们面对彼此时总会看到种种不同于本我的存在，然后脱帽颌首寒暄问候，或并肩或擦肩地走剩下的路。直到不知何时到来的一日，我们充实而疲惫，终于决定在某处道旁停憩，跼蹐而坐的须臾中，便仓忙过完一生。

如若真的存在能跳出肉体而不灭的鬼魂，在那时临空俯瞰自己离开时的样子，看着那具有有机质体在烈火在棺椁在鹰隼的尖喙中返归水泽和泥土，所有附着的辐重细软和鲜艳上色的陪衬都已和这副躯壳丝络尽断毫无瓜葛。所有关于你的痕迹零散稀松地落在其他定格或鲜活的存在上，落在那些还没有停下脚步的装着灵魂的躯壳上，落在年轮上落在日晷上落在尘埃里。

若能慷慨痛快度完这一生，为所有完满的未竟的遗憾的追悔的而知足与赞叹，纵然肉身散落，轮回不得，生如蜉蝣仓促而极尽绚烂，也无愧风尘颠沛几十载。

后来在路上，天降大雨，途径通麦 102 特大塌方区。曾经埋葬无数年轻生命的坟地，如今两桥五隧畅通，天堑变通途。经过 4080km 里程碑的时候，看到祭品和悼念的文字盛满了这座平凡的石块。忽然想起，八年前在这里冲入帕隆藏布江人车无踪的十九岁少年，如今还没有回来。

我在 102 隧道旁停车，靠在湿冷的石壁上发着呆。摸摸口袋，想起自己不会抽烟。

风从飞石崖边呼啸而过，那些匆忙离别的灵魂，在岩岫的云雾间踟蹰渐远。

## 四、孤独

当我登上 5100 米的东达山垭口时，兜头的冰雹如霰弹射入肩膀。

这是川藏线上的第十一座垭口，也是海拔的极值点。林海从五十公里外的觉巴山下渐渐散淡和消失，苍茫的高寒草甸和错落的戈壁随乱流的溪水铺张蔓延到天际。一同向西滚动的车轮从身边沉默地路过，没有一句问候和停留。

告别平原的第 15 天，我在冰雹和冻雨浸泡的山顶帐篷里，煮着泡面想念往昔。

去年在去呼伦贝尔草原流浪的路上，我在最后三百公里时意外告别了一路同行的唯一队友。大兴安岭深处，同样是淋漓了整整一日的暴雨，深山盘旋的蛇道在云雾里迷离而绝望，空谷无人望不见天光。深夜架着昏暗的手电疾驰在不见五指的国道，奔往满洲里的重卡贴着肩膀呼啸而过。那样毫无生气和冰冷的黑夜，肆意铺洒在看不到灯光和烟火的荒野，所有的孤寂与无声比死亡更撩动心魄。

我在那时却无比羡慕《白夜行》里扭曲生长的桐原，行于黑夜却如白昼般光亮。

这么多年，我还没有读懂孤独该如何拼写。

深夜曾在话筒里哭诉异乡艰辛寂寥的姑娘，如今大概满载着爱和关怀向着远方踏实地前进着，所有陪兄弟们排遣恋情牵绊与分离愁绪的苦酒，都在崭新的起步之后被彻底风干在脑后。他们恰好从我的人生片段里路过，而我恰好从破敝的寒舍里看到，相邀牖前寒暄相叙，待雨霁晴好，仓促留下有缘再会的许诺，然后奔往下一处枝桠栖息落脚。

草草包扎旧伤，打包单薄的衣被与落着过往的零散卷帙，将温暖

的屋舍付之一炬，再追随季风和雨水流浪。

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独自捱过的黑夜和擦肩的死神，那么多迷茫彷徨挣扎怀疑，种种身一人遇过的消极处境，归结为一，便是所谓的孤独。离群独思，笑怒无常，沉默严肃，不解风情，种种过去被贴过的标签在麻木蹬踏的重复里一次次回响，仿佛在嘲笑着我年少无知，做一个最简单最真诚最轻松而写意的人都那样困难和疲惫。刻意追求着引人注目和期许夸赞的事，到头来却发现不过砗崖转石的一朵飞沫，转瞬即逝。

所有你为之恸哭和买醉的孤独，大概不过是你将生命进程过分精馏而附加的产物。

## 五、信 仰

在路上遇到第一位磕长头的信徒时，那里离拉萨还有三千里。

七月下的藏地湿润而清冷，造物主在这里粗暴地划去了炎夏。他们披着厚重陈旧的秋衣，护在膝上的卡垫已几近磨穿。双手合十高过头顶，然后举在颌前，再降到心口，掌心贴地垂首磕地，佛经和箴言久久反复和呢喃。走完这一条朝圣路，数载的风雨漂泊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扑倒中涌入膝盖和骨血，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抵达心中的圣地，去佛前消解前半生的困顿和业障，祈求余生的平安与吉祥。

没有谁去一路审视着动作步法的标准与否，没有谁去计数着这苦行的里程，每一步的向前都由内心的虔诚皈依所驱使。经年苦心经营得到的积蓄，散尽在这漫长的苦旅中，即使生命在路上枯竭干涸，也当作是一种平凡而光荣的告别。

仓央嘉措一句转山转水转佛塔，让多少罗曼蒂克的年少心脏发痴和沉醉。但当你真的背起行囊走上这一条圣洁和绝望的荆棘路，风霜打磨之后，才会懂得信仰真实的重量。

我们这样来自城市的旅人，注定带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怪异棱角。

自驾从成都和昆明一路向西的游人，开着千篇一律的白色陆地巡洋舰威风凛凛地从身边擦过。一脚油门冲到四五千米的垭口，轻松地扶着骑行者的坐骑炫耀和摆拍；毫无礼数地在磕长头的藏民身前猎奇和讪笑，掏出毛票如同怜悯乞丐。之于他们而言，一路上所有和城市繁华无关的新奇事物都值得截留作为侃谈和炫耀的话柄，同时又带着极度的无知嘲讽他们眼里愚昧落后的存在。米拉山上目空一切地践踏圣洁的经幡，鲁朗湖边踢翻前人敬立的玛尼石堆，种种的轻薄与亵渎，却颯然毫不知耻。

西藏似乎确如俗所言，是澄彻心灵的天国净土。可这一方神圣的土地，并不是所有的污垢都能被净化和洗濯。

到达布达拉宫后的第二天清晨，一夜薄雨的拉萨城从朝霞中渐渐苏醒。搭上开往冲赛康集市的公交车，穿过满是烟火气息的巷弄后，我站在了大昭寺的门前。

那是我今生至此所见过的最震撼的景象。一方并不算开阔的广场，数百名信徒僧众匍匐在门前如星罗棋布，重复的依然是这二十天在路上时常看到的连贯动作。喃喃的诵经和藏语的祈福在经殿香雾的护卫下回环往复，少年释迦牟尼的等身雕像在佛龕里微笑地望着顶礼膜拜的众生。

寺中的酥油香气微醺，不敢多做停留。西门外早起朝拜的信众在墙根排起了长龙，手中不停捻动着菩提手串和金色的转经筒。斑驳色彩的人流沿着八廓街顺时针环绕着这座金碧辉煌的古寺，那些历尽苦难和生死到达这里的灵魂，甚至拖着残损的躯壳，依然虔诚地在佛前诉念往事余生。

那样循规蹈矩却依然奋不顾身地热爱和活着，生命的潮水在街道上尽情地泼洒和铺陈，毫无畏惧地穿透红尘里所有纠缠烦扰的杂碎琐屑，卷起汹涌的洪流。



“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何曾将你善待。”朴树在电影《冈仁波齐》里，为转神山的人们写下了这首主题曲。每每听起，总会心有戚戚。

售票处旁，广场围栏外，豪华的越野车窗里，林立的长枪短炮后，那些挑着眉毛远道而来的眼睛里，是不解困惑嗤笑甚至嘲讽，难得的温暖湮没在虚伪猎奇的假面里，好奇的目光在满足之后继续恢复漠然和空洞。而这些所有的身外繁杂都无法玷污他们一心向佛的善良灵魂，数以万计的人潮迎来送往，喧嚣堆叠着喧嚣，广场上灯台里的火光划过千年依然长明。

既然笃志在这无尘的精神世界里一心修行，纵然俗世云谲波诡车马嘶鸣，所有无关这里的尘泥，任它们随波逐流随风远走。这人生如一场大梦，要记

得为什么而活。

## 六、远 方

六点，北上的火车在清晨里停下脚步，拉响的鸣笛撕裂了高原的梦境。我从卧铺上挣扎着起身，披衣走出车厢，八月的格尔木干燥而清冷。

西藏，我这样跨越万水千山遇见你，只换来几日短暂的停留和仓皇的告别。多少的遗憾，未能继续探寻的圣土，随着内燃机车在站台卸下，永远地成为故事。

借道山城，初遇成都，二郎山麓摔车，金沙江边怒吼，仁龙巴冰川上踉跄，波密泥石流前逃生，一路祈求神祇护佑，终得圆梦。

想起那个晚霞浓烈的黄昏，放着郑钧的《回到拉萨》，我们边笑边嘶喊着冲进城区，安静的街道上藏民纷纷侧目。或许我们在他们眼里只是每日司空见惯的前来猎奇潇洒的毛头小子，而路上经历的所有曲折和苦难，只有自己的双腿和心脏知晓。

毕业月余，流浪的生活在布达拉宫前画上句号，循规蹈矩的生活还要从之前的间断点转捩和向前。回到北方去，回到书桌旁，回到灯红酒绿的夜市回到拥挤不堪的地下铁，那是本该按部就班去走的康庄大道。

可是我不知道，再回到那里的世界，我该如何背得起所有来时路上的重量。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

接续剩余路途的电力机车迎着晨光缓缓驶来，朝阳挣扎着从东方的鱼鳞云里透出依稀灯火。

远方，未知的生活顺着铁轨的反光向着地平线延伸，那里的光明或许已然到来，或许一如七月南国的阴雨深沉。朝霞如利刃碎裂黑暗，新生的白昼晴受着阵痛，慷慨热烈地拥抱这个世界。

北辙到南辕，来时路远。生如蜉蝣啊，不甘安稳地振翅浮沉。

远方如果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些甚至不能触碰的远方，还有我赖以生存的孤独和幸福。